

声声慢

□南京 曹冬云

“黄花深巷，红叶低窗，凄凉一片秋声……故人远，问谁摇玉佩，檐底铃声。”南宋词人蒋捷的《声声慢·秋声》诵读声从母亲房间飘来，是“南京普通话”的声调，让我有些意外。听到声音的爱人也从卧室走出来，站在母亲的房门外咧嘴轻笑，笑容里藏着赞许。母亲为了延缓记忆衰减，终于采纳了我当初的提议，每天诵读诗词。

母亲的作息规律又严谨。每天凌晨4点醒来，坐在床上，用双手挠头开始按摩，依次向下，直到最后的脚底涌泉穴，每个穴位按压五十次，耗时恰好一个小时。凌晨5点走出卧室，烧满五个暖瓶的开水，便开始刷牙洗漱，准备我们三人的早餐。早餐很朴素，每人一个水煮鸡蛋、三颗红枣和一截三寸长铁棍山药加两片生菜，每人一杯鲜牛奶，有时是豆浆、有时是燕麦。主食母亲喜欢吃永和园的蟹壳黄黑芝麻烧饼，她说黑芝麻补钙；爱人则喜欢吃安乐园的豆沙包，清甜不腻，百吃不厌；为了减肥，我不吃甜也基本不吃碳水主食。为此，讨来母亲的唠叨：“怎么能不吃主食呢，人体还是

假如我是玄武湖

□南京 潘唯依

世人都说南京的骨是明城墙，魂是秦淮河，可我偏要做玄武湖。我不抢六朝的风头，不占帝王的旧迹，只安安静静地，把这座城所有没说出口的软，都盛在一汪湖水里。

我是明城墙环抱着的一汪活水，六百年的城砖在我岸边垒成岁月的堤岸，千年的柳丝在我的湖面织就时光的帘幕。我见过王谢堂前的燕子掠过我的水面，见过南唐的宫灯在我的波心投下碎影，见过明朝守军巡夜的火把在我岸边晃出暖光，而如今最让我记挂的，是每个清晨准时蹲在我石栏边的那个小丫丫头。

她总背着印着小兔子的书包，攥着半块没吃完的蒸儿糕，踮着脚往我水面撒掰碎的糕屑。湖里的小鲫鱼早就熟悉了她的脚步声，远远就聚成黑压压的一片，把平静的湖面搅出一圈圈碎银似的波纹。有次她摔了一跤，校服膝盖处蹭得发灰，却先攥紧了手里的糕儿，瘪着嘴掉眼泪，却没哭出声，只对着我小

可敬的老者

□南京 徐廷华

认识阎老时，他是我所在企业的副厂长，分管后勤总务。我在宣传处编厂报，与阎老并非有很多的联系，只知道他是转业到企业的一位厂级领导，见了面只是点点头。

阎老离休后，身体硬朗，精神矍铄，继续发挥余热，出任厂老干办的一个公司经理，整天忙忙碌碌。闲下来常来处里翻翻报纸，借些革命回忆录的书看。来的次数多了，我们谈话聊天的内容也渐渐深入，不再是那种应酬式的空谈客套。

有时，阎老兴趣来了会和我讲述当年他参加平津战役、太原战役的一些片段。话匣子一打开就滔滔不绝，一句接一句，伴着山西口音，像讲故事似的。办公室刚好也没其他人，就我们俩。我入神地倾听着，望着这位从戎马倥偬岁月走过来的老人，心想，他内心一定蕴藏着丰富的阅历和感情风暴。于是，我对阎老说：“你不妨把你的这些经历写出来，就像你刚刚给我讲的那些故事。”

2009年春天，阎老打电话给我，说他写了一些东西，想给我看看。我说，

需要碳水的。”她说她的，我不听也不反驳。

6点，母亲准时摁下摆好早餐的电蒸锅开启键，空气炸锅里是她爱吃的蟹壳黄黑芝麻烧饼。6点到6点半，是母亲诵读诗词的时间，我也在厨房锅具的嗡嗡声中醒来。爱人出门晨练，每天从中华东门一路慢跑到武定门再返回，出门前，他都会说：“妈妈，我出去锻炼了。”妈妈回应：“好，注意脚底下。”然后听到开门关门声。等我出了房间，已经是6点半了，母亲用早餐已近尾声。当我坐到餐桌前吃早饭时，差不多7点，母亲已在镜前收拾整理头发和衣服，收拾妥当后，背起包说：“我出门锻炼了。”我说：“你不等我了？”“等你等到什么时候，你又不早起。”母亲说着准备开门，我说：“妈，您下楼慢点儿，过斑马线不急，慢点儿走。”母亲应着关上门。我对母亲独自出门还是有些担忧的，毕竟过了八十岁，步履蹒跚，明显不如前几年。她为了证明自己行，坚决不让我陪，我知道她是不想拖累和麻烦我。于是就给她买了一个追踪手环，连在我的手机上，我可以随时看到她的行踪。

母亲出门锻炼，让我顿时有了点压力。心想她都能每天坚持锻炼，我如果不

声说：“小鱼今天要饿肚子了。”我被她软乎乎的话撞得心口变暖，风卷着柳丝垂到她发顶，像替这座城，轻轻摸了摸她的发顶。

白日盛着南京城最松弛的烟火。樱洲的海棠落了半肩，穿校服的女生举着相机和花合影，粉白的花瓣飘落在岸边的石阶上；一家三口踩着脚踏过水面，小朋友举着冰淇淋的手一歪，奶香味的甜就落进了我的水里；拎着鸟笼的老陈靠在柳树下摇蒲扇，和身边的老伙计念叨“我小时候就在这湖里摸螺蛳……”那时候的水比现在还清，我爹总在这棵柳树下等我回家吃饭。”我接住所有的笑声、闲话、慢悠悠的停顿，把这些最平凡的碎片，酿成我湖面最软的波纹。

原来我守了千年的，从来不是什么六朝旧迹、六朝繁华。我守着的，是一代又一代南京人，藏在湖光里的，普通又滚烫的日常。是没说出口的牵挂，是刻在骨子里的安稳，是这座城永远不会凉的烟火气。

老领导啊，您终于动笔了。太好了。

几天后，阎老送来了他写的几篇文章。我掂着文稿，沉甸甸的。一共写了五六篇，都是写他当年经历过的往事。一格一个字，工工整整，用心至极。阎老将他写的这些往事冠以“难忘岁月忆往”系列，每一篇写一件往事。最让我感动的是阎老写的《我参加过三次国庆阅兵》一文，他深情地回忆新中国成立之初，他三次肩负重任，昂首阔步走过天安门检阅台。

阎老和我说，准备一篇篇写下去，就是有些事记得不是很清楚，得要细细回忆，有的还要和健在的老战友去核实。我说，这些史料很珍贵，你一定要写出来。将来出一本书，留给子孙后代。

望着华发苍颜的阎老，望着这个可敬的老者，我不禁想到，他写的不只是他一个人的历史，这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历史啊。这是一部红色的记忆，也是一个老人矢志不渝的理想和信念。

阎老已经故去16年了，我很想念他。

出去走走，实在说不过去，毕竟健康是自己的。出门前，爱人正好来家，他叮嘱道：“拍照片时尽量不要太靠近河边，怕你不小心掉入河里，危险。”他知道我喜欢拍沿途风景，我笑着应承，安心出门。途经南京城墙博物馆时，正好看见母亲和几个相熟的老姊妹韶得起劲，本想悄悄溜过去，省得跟她们打招呼的烦琐，偏偏母亲的视力超级好，任凭我把帽檐压低，别过脸去她都能远远认出，招手示意我过去，躲是躲不掉了，只好硬着头皮走向那群注视我的阿姨们。母亲介绍说这是我女儿，我只好满脸堆笑向她们问好，她们也纷纷向我打招呼，听着她们夸赞和羡慕母亲的话语，我想尽快逃离，连忙礼貌地说：“我去河边走路了，你们继续韶。”母亲说：“走路看着脚底下，注意安全。”我含糊应着迅速逃向中华东门外。

母亲跟着我住有八年了。之前上班时，每回早上出门，她都说：“骑车慢点儿，不要抢红灯，安全第一。”今年3月，我正式退休了，可是每次出门，她依旧会叮嘱：“走路看着脚底下，宁可慢点儿，也要平安。”一年365个日子，每日声声慢的叮咛，让我深知家人那份牵挂与温存有多重，更让出门的人，心中多了一份珍视与安宁。

青石街1696号

NEW SUPPLEMENT
新大众文艺共创平台

欢迎新老街坊来做客。

烟火人间，百姓情长，言之有物，皆是文章。

栾树染秋

□盐城 伟大江

时序入秋，风里渐渐有了凉意。河畔的公园里，水面浮着粼粼波光，远山隐约，步道两旁仍有浓绿，却已夹杂着一些黄叶和红叶。就在这深深浅浅的秋色里，栾树迎来了一年中最绚烂的时节。

沿着林荫步道前行，脚边不时出现细碎的黄色小花，还有红艳艳的三棱形果荚。风一吹，枝头的花簌簌飘落，星星点点。

抬头望去，又是另一番景象。栾树的枝头还保留着夏日的浓绿，细小的黄花密密地开着，一串串蒴果已经从绿叶间探出。果荚薄而轻，三片果皮合成小小的灯笼模样，颜色也不尽相同。有的青绿，有的泛黄，有的已经染上浅红、绯红。绿叶、黄花、红果同在一树，花还没有谢尽，果实已经挂满枝头。

栾花并不大，也没有浓烈的香气。单独看一朵，甚至有些寻常，然而成千上万朵聚在枝头，便有了气势。远远望去，树冠像蒙着一层淡淡的金色。风稍大些，花便纷纷扬扬落下来，因此栾树也有了“金雨树”这样形象的称呼。

蒴果同样耐看。阳光透过薄薄的果皮，带着一点半透明的光泽。秋风吹来，一串串果荚在枝间晃动，彼此轻轻碰撞，发出细微的声响。黄花像碎金，红果像小灯笼，一静一动，把初秋装点得格外丰盈。

有时，真正耐看的秋景并不在远方。几株栾树，一段步道，一场落花，便足以让人停下脚步。

傍晚，阳光渐低，河面慢慢收住白日的亮色。树梢上的黄花被余晖一照，更显温暖，红色的果荚也深了几分。风从水面吹来，又有花瓣轻轻落下。

人们每天从树下经过，上班、回家、散步、闲谈，日子照旧向前。待某一天忽然发现枝头已经黄花灿灿、红果累累，才知道秋天已经来到身边。季节有时并不需要远寻，它就在一阵风里，在满地落花儿，也在这一树由绿渐黄、由黄渐红的栾华里。

偷得满裳月色香

□泰州 宫凤华

故园乡村，摸秋是惦记人家田里的蔬菜瓜果，而偷月光则是瞄准邻居家桑木桌上敬月光的时令供品。

月儿，像村里的小姑娘一样，浑身散发着一股栀子花的清香、一股艾草的苦涩味道。月亮总是闪烁着女性的光辉，抚慰着我们年少时青涩的心事。浸泡在清澄的月光里，我们的内心变得柔软而丰盈、细腻而清纯。

月光下，我家小院里流泻银辉，院中的小方桌上，摆放着黄铜香炉、烛台、月饼、红菱、嫩藕、黏饼、茶叶茶、芋头、鸡头、苹果等祭品。祖父先点燃蜡烛，再点亮檀香，对月磕头祭拜，祈祷全家人幸福平安、健康吉祥。祖父虔诚地焚香祷告，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种下一颗敬畏月亮的种子。接着，我们挨序儿对月亮磕头祭拜。爸爸燃放鞭炮，噼噼啪啪、砰砰咚咚，我们捂着耳朵，院子里烟气弥漫。月亮蹲在树梢上，像我们纯真的脸庞，月光如洁白的羽毛，轻轻落在我们身上。整个小村里，远远近近、高高低低，都是此起彼伏的鞭炮声、孩子们的欢呼声、野狗们的汪汪声。

家家户户燃放鞭炮过后，小村的深巷里弄便传来我们偷月光杂沓的脚步声，咚咚咚、笃笃笃、哒哒哒，细碎而轻捷，毫无章法，洋溢着喜气。

村里的人们，都约定俗成，专拣吉利的话题说。孩子们有再大的过错，都不会责怪，顶多装模作样地咳两声，摸摸我们的小脑袋，一笑了之。敬过月神的月饼，孩子们吃了会保平安的；喝了敬过月神的茶水，小孩子家夜里就不会尿床了。

我和英子一起，悄悄地溜进麻大伯家的院子里。我们先偷喝了一口茶叶茶，然后拈了一块芝麻黏饼儿，兔子一样窜走了。小村每户人家的院子都没有篱笆墙，空荡荡的，盛满了栀子花般洁白芬芳的月光。我们知道，偷月光时，大人们是不作兴鬼鬼祟祟、小里小气地在门口忽隐忽现的，不然，我们会很瞧不起的。我们总是蹑手蹑脚地潜进人家院子里，动作轻盈快捷，于是，三祖母家的月饼飞了，癞大爷家的嫩藕断了，麻队长家的供茶见底了，秀珠家的黏饼少了几层，阿萍家盛菱角的碗空了。各家的供品在我们的手中翻转、调换；各家的院子里流淌着欢声笑语；各家的供桌上被一只只小手胡乱地摆弄过。

偷过了，吃过了，我们便溜到村中的空场上玩躲躲猫猫、甩龙甩水、结冰冰冻等古朴游戏。月光常常将我们单薄的影子扯出来，我们却浑然不觉。卤汀河泛着清冽波光，宛如一杯玉液琼浆。

村子里飘浮着浓浓的菱藕香和月饼香，回荡着我们快乐的笑声和走了调儿的儿歌。累了，我们就投入祖母的怀抱，哼唱着古老的童谣。一觉醒来，我们的身上有湿湿的露水，那是月光的眼泪、月光的魂魄。

中秋节凝聚着宽谅、感恩、关爱和祝福，如同窗花、青瓷、旗袍一样氤氲着独特的古典气息，如同水车、木桥、石磨一样浸润着淳朴的田园亲情。

我们是月亮地里会奔跑的苦楝树，浑身长满善良和悲悯的叶片。偷月光，偷的是远古的民间习俗，偷的是月亮的精魄，偷的是那份宽容与善意，偷的是不设防的、纯朴而诗性的乡村生活。

青石街投稿方式

1. 发送至邮箱：xinfukan2@126.com
2. 下载现代+APP，进入文化+频道

青石街专区，或扫描下方二维码

